

<<偶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偶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9313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9313X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周德东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偶人>>

前言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

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

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，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，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

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，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

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

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

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

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

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

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，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

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

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

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

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

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

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

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<<偶人>>

内容概要

《偶人》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不知道我的长相，不知道我的怪僻，总之你根本不认识我。而我知道你睡觉的时候脑袋喜欢朝哪个方向，我还能说出你过去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干了什么。我一直在你身边转悠，你甩不掉我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目的。我会时时跟着你，天天跟着你，年年跟着你，世世跟着你！

作者简介

周德东，男，东北人，恐怖小说家。

在“寻找中国的斯蒂芬·金”评选中，名列第一。

历任《女友》编辑，《文友》杂志主编，《格言》杂志主编、《青年文摘》(彩版)主编。

出版过三十部散文集，被一百万《女友》杂志读者评选为“中国十大散文家”。

2000年开创恐怖文学事业，凭借丰富的想象力，对恐怖心理的精妙把握以及一流的讲故事能力，成为国内恐怖小说家中非常突出和优秀的一位。

七年内共出版小说十四部，其中《三岔口》一书由著名导演李少红改编成电影《门》。

2007年11月11日，周德东宣布不再出版纸质新书。

<<偶人>>

书籍目录

说在前头 踩生人 厢房 恐怖的草甸子 凶杀案 第七名偶人 迷宫 影子 整蛊 午夜节日 妈妈你冷吗？

<<偶人>>

章节摘录

土木尔采油队离市区比较远，在一片辽阔的草甸子上。

距采油队最近的房山镇，也有六里路。

采油队里清一色都是小伙子。

凡是刚刚进入石油系统的工人，只要是男性，都要到艰苦的土木尔热身，干几年，然后才能调回市里。

那里每一年都有人来有人走，像军队轮流换防一样。

我在那里只干了半年。

对于我，到哪里都无所谓，我只想增加点阅历。

……三年之后，我在网上发了个启示，寻找曾经在土木尔采油队工作过的“战友”。

结果，召集来了几百人。

大家经常用耳麦聊天，说说那片荒凉的草甸子，说说采油队那几座红砖房，说说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其中有个人叫李展望，他在土木尔采油队工作比我早十八年。

我和他聊天的时候，听他提到了一个名字——刘木每，我感到很奇巧，因为我和刘木每有过一段露水情。

在我的追问下，他对我讲了一个遥远的老故事。

我听着听着，就感到毛骨悚然了——因为他讲的故事我太熟悉了，那是我的经历啊！

人生不是戏。

戏可以设计，可以更改，人生却不可以。

于是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。
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：戏里的人死了，谢幕后还能站起来。

现实中的人死了，却永远不可能复活。

可是，在我离开土木尔三年之后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：我在土木尔采油队经历的故事，另外一个男人也经历过。

同一个地点，同一个女孩，只不过时间相差18年。

故事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对话都一样。

就像同一出戏，演出了两回。

最恐怖的是：他故事中的那个女孩18年前就已经死了。

18年前：李展望骑着摩托车，行驶在草甸子上。

他去房山镇。

那时候，他还年轻，黑发像甸子上的草一样旺盛。

走着走着，前面的土路上出现了一个女孩的背影，她一边走一边弯腰采路边的野花……18年后：我骑着摩托车，到房山镇邮电所寄稿件。

天很蓝，挂着几朵雪白的云，亮得刺眼。

平坦的草甸子上，鲜花盛开。

天地间只有摩托车的引擎声。

突然，前面出现了一个女孩子的背影，她穿着红衣服白裤子，在草甸子上很醒目。

我加大油门，追上去。

那条弯弯曲曲的土道很窄。

我追上她的时候，她靠边停下了，等我的摩托车开过去。

我却减了速，停在了她身旁。

“请问，去房山怎么走？”

“我问她。”

其实，我知道这条路直接通向房山镇，我想制造点故事。

她看着手中的野花，说：“一直朝前走就到了。”

<<偶人>>

”她唇红齿白，眼睛像水波一颤一颤的，颇有几分姿色。

“噢，谢谢。

”我一边说一边拧了拧右手的油门，假装要走却又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哎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”“房山。

”“你家住在那儿吗？”

”“是啊。

”“我带你走吧。

”她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的摩托车，犹豫了一下。

“我是采油队的。

没事儿，上来吧。

”她有些羞怯地走过来，生疏地骑在了摩托车的后座上。

我说：“抱住我。

”她把双手伸过来，轻轻抱住了我。

我感觉到她胸腹很丰盈。

摩托车一窜就走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我大声问她。

“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”她也大声说。

“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。

”“我叫什么？”

”“你看你自己说了吧？”

”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”“你不说你叫‘什么’吗？”

”“你讨厌！”

”风在耳边“呼呼”作响。

那束野花在我胸前花枝乱颤，香得令人迷醉。

绕了很多弯儿，她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。

她叫刘木每。

18年前：就这样，李展望和刘木每认识了。

后来，刘木每来过采油队几次，跟李展望借杂志看。

她总穿一件红衣服一条白裤子。

18年后：刘木每挺丰满，皮肤也很白。

眼睛不大，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微微地笑着，笑得很节约。

她总是这样的神态。

在她的脸上，永远看不到意外。

房山镇挺闭塞，看不到报纸和杂志。

由于我写作，经常有杂志和报纸寄到采油队来。

这些东西很吸引那个刘木每，她隔些日子就来采油队一次，跟我借杂志看。

她总是穿着红衣服白裤子。

有一次，她在一本《朋友》杂志上，看到了我的文章，就问：“这个周德东是你吗？”

”我接过那本杂志，指了指文章中的一个名字，反问：“这个刘木每是你吗？”

”她没想到我把她写进文章了，愣了愣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刘木每不一定就是我啊。”

”“还有人叫刘木每吗？”

”她朝门外看了看，低声说：“我早就想对你说——我在一个墓碑上见过刘木每这个名字，觉得很吉利，一直想改个名。

你说呢？”

<<偶人>>

” “用不着，谁知道有多少死去的人叫周德东！”

”她想了想，似乎同意了我的建议：“也是。”

”18年前：有一次，采油队放电影，刘木每又来了采油队。

那一次，李展望和她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……18年后：当时放的是一部美国爱情片。

开演之前，我把刘木每安排在了最好的位置。

我坐在了她旁边。

其他职工也陆陆续续都出来了，大嗓门的副队长负责秩序，他跑来跑去地叫嚷着，安排大家坐好。

照明灯灭了，电影开始了。

我对她说：“我是坏人。”

我坐在你身边，你不怕吗？”

” “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。”

” “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” “我？”

当然是好人。

” “是啊，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。”

” “你确实坏！”

” “我说我坏，你还不信。”

”过了一会儿，我认真地说：“准确地说，我是一个干过很多坏事的好人。”

还有一类人，他们是干过很多好事的坏人。

我和他们长的就不一样。

”她果然转过头，认真打量我的长相。

我继续说：“这个世界，就是由干过坏事的好人和干过好事的坏人组成。”

谁是好人？”

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很容易搞不清楚。

谁是坏人？”

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很不容易搞清楚。

”她突然打断我，低声说：“你敢跟我走吗？”

”有的人看起来胆子小，实际上很大。”

我感觉，刘木每说这话的时候，根本没回避附近的人。

有的人胆子看起来很大，其实正好相反。

比如我。

“你要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” “你不敢就算了。”

”她轻轻笑了笑，接着看电影。

她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蔑视。

我看了看四周，凑近她耳朵说：“我先走，你后走，不要太惹眼。”

”就这样，我和刘木每一前一后走出了采油队的大院，沿着草甸子中的那条弯曲的土路，走了。

采油队和房山镇之间有一片杨树林。

我和她一边说话一边默契地走过去。

钻进了杨树林，我们就被密匝匝的树叶藏起来。

她静静地看着我。

我也静静看着她。

突然，她抱住了我。

我没反抗。

傻瓜才反抗。

夜清凉，空气像没有了一样。

空中飘溢着树的气息，草的气息，还有她的香气。

<<偶人>>

我们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她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叶和蒺藜。

这件事让我牵挂了好几天。

她像盲人一样摸了摸旁边的一棵树，好像在找什么记号。

“你在摸什么？”

“我问她。”

她朝四下看了看，说：“18年前，有一男一女也在这里做过爱。”

“她的话让我感到有些恐怖：‘你怎么知道？’”

“她笑了：‘地上有他们的体温，你摸摸。’”

“18年前：接触次数多了，李展望发现这个刘木每有问题。”

她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本子，只要别人不注意，她就会掏出来写上一点什么。

有一次，她在李展望的宿舍里睡着了，李展望偷偷地摸出了那个本子，发现上面记的都是一些流水帐。

他翻到最后一页，记着刚刚发生的事：1975年6月15日，13：00时。

我在采油队吃的饭，挂面，肉卤。

李展望好像总是在偷偷观察我。

吃完饭，他让我在他的床上午睡，他去隔壁找人打牌了……最早，李展望觉得这是刘木每的一种怪癖。

后来，他想来想去，终于找到了谜底，脑袋“轰隆”一声——她有严重的失忆症！

她只有靠这个办法，才能记住发生过的事情。

就好像只有用双脚踩出一行印记，才知道是从哪里走来的……”18年后：我和刘木每在那片杨树林里幽会了三次。

每次，我送她回家，走到房山镇前面她就让我返回。

她从来不让我送她进镇子。

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家到底住在哪里。

我离开土木尔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她又在那片杨树林见面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一起坐了很久。

她知道我要走了，但是，她不提这件事。

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。

突然，她问我：“今天几号？”

“6月6号。”

“哪一年？”

“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，就反问：‘你说呢？’”

“她认真地想了想，试探着说：‘19……75年？’”

“我愣了一下，淡淡地问：‘你有工作吗？’”

“她低头捋着地上的草，说：‘没有。’”

“为什么不工作？”

“不愿意。”

“她显得有点不耐烦。”

“你爸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她似乎努力地回想了一下，然后，望着远方说：‘他是个石匠。’”

“我还真不知道，石匠这种职业在现代社会有什么业务？”

“凿墓碑。”

方圆几十里死了人，都找他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他只凿墓碑。”

“我想不出，刘木每的家里竟然摆满了墓碑，上面刻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。”

<<偶人>>

<<偶人>>

编辑推荐

《偶人》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。
周德东历任《女友》编辑，《文友》杂志主编，《格言》杂志主编、《青年文摘》(彩版)主编。
出版过三十部散文集，被一百万《女友》杂志读者评选为“中国十大散文家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